

早期鲍德里亚生产—消费 伦理思想解读及评析

魏晓燕

内容提要 早期鲍德里亚思想中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逻辑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其理论缘起于莫斯——巴塔耶的草根浪漫主义。基于此种理论背景形成的鲍德里亚的生产—消费伦理观一方面对当代西方社会具有巨大的现实批判意蕴,但另一方面由于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这种批判最终只能导向一种观念革命,而这是我国当前消费伦理领域建设特别要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 鲍德里亚 生产 消费 历史唯物主义

魏晓燕,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210096

西方学界关于鲍德里亚的研究中,比较普遍的一个观点是将其思想发展的早期指认为处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而将其后期思想归入“后现代主义”学派。但是仔细研读了鲍德里亚早期的几个关于生产—消费伦理思想的重要文本,不难发现其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逻辑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一、早期鲍德里亚生产—消费伦理观的理论缘起

鲍德里亚早期的思想深受其导师列斐伏尔、巴特、德波等人的影响。列斐伏尔的《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一书,已经开始批评马克思的生产主义;而德波同期完成的《景观社会》也已经是以前景观生产取代商品生产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基始性文本。这些思想都直接体现在鲍德里亚的早期文本《生产之镜》和《消费社会》中。在《流行体系》中,巴特以对流

行时装的分析来借以批判当下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这一分析方法直接影响了鲍德里亚《物体系》的写作。在其早期的这些文本中,“鲍德里亚的理论支撑点其实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由列斐伏尔展现给他的远古社会中未被功用性价值逻辑污染过的象征性本真存在。”^[1]这种思想还可以向上溯源,它的“源初语境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莫斯在社会人类学研究发现并奠定的理论逻辑,再经过巴塔耶变形了的哲学文化学的夸大,最后就形成了一种以原始社会(部落)礼物回赠交换关系和非功利性耗费观念为核心的草根主义历史观”^[2]。

莫斯在著名的《论礼物》一文中,通过比较原始部落社会互相交换礼物和当今社会的功利性经济关系,说明原始社会的礼物交换不仅不试图占有,甚至十分敬畏,不惜耗费性付出。这种象征性交换导致了一种持续的、相互性的、平等的交流循环,是支撑全

部社会的基础性结构。从这种曾经在原始部落中真实存在的象征交换关系莫斯得出了重要的价值判断,并认为这是医治当今社会病症的一剂良方。巴塔耶有两个思想对鲍德里亚的影响最大。首先,对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的划分。这个世俗世界就是一个物化了的同质性的世界,一个物性的世界,在这里,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被置于基始的地位上,傲慢地成为衡量世界万物的唯一尺度。显然,这里的世俗世界就是后来鲍德里亚反对的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现实社会。而神圣世界与这个功利性的世俗世界大异其趣,在这个世界中,人们“逃避时间,让生命的一切活动用于消耗”^[3]。在神圣世界中的圣性事物不是一种可以触及的有用的物品,其本质俨然就是世俗世界中的污秽、性欲和死亡。其次,对非生产性的耗费模式的肯定。这种非生产性耗费主要是相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价值交换过程中的生产性占有和攫取而言的。巴塔耶举古埃及的金字塔为例。他认为在现代人看来,金字塔的建造是个巨大的错误,因为它毫无利润可言,可在古埃及人那里,金字塔是太阳释放光芒的象征,他们坚信在今天世俗世界眼光看来全无用处的金字塔足以使“死亡被转变为光芒,转变为无限的存在”。这就是追逐神性的普遍存在。这种非生产性耗费模式也被鲍德里亚极端推崇。

二、早期鲍德里亚生产—消费伦理观的形成路径和基本思想

因为鲍德里亚已经将莫斯——巴塔耶的非生产逻辑视作人类社会的本真存在,所以他认为马克思固然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并没有真正触及支撑资本主义存活下去的真正本体论基础,即生产的逻辑。他说:“生产方式的批判理论没有触及生产原则,生产方式所描述的所有概念,也只是说明了生产内容的辩证的、历史的谱系,并未触及生产的形式。这个形式以理想化的方式重新出现,隐藏在资本主义批判方式的背后。经过不可思议的漫延之后,这种生产形式只是强化了作为生产性语言的革命话语。”^[4]由此可见,鲍德里亚在这里首先要批判的是生产。我们当然知道,生产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意义。无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阐释中,还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中,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都是马克思哲学理论逻辑的基础性范式。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判实际上是偷用了马克思对

古典经济学家的批判逻辑。他认为,马克思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秘笈是批判其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化和永恒化了,但是马克思在批判的同时却将“生产”这个概念永恒化了。鲍德里亚说“是什么公理保证着从生产力或生产方式的辩证起源中生发出全部革命理论?是什么公理保证着作为劳动力的人的类丰富性,保证着历史的原动力或历史仅是人们生产着自身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历史”^[5]?这里点出了鲍德里亚批判逻辑的核心,他不仅反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物质生产的基始性,而且他反对将全部社会存在和历史运动建立在物质生产上,拒绝承认历史进步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观,拒绝将人视为生产者。如果更深一层分析,我认为鲍德里亚是反对整个西方文明中的理性主义进步观的。鲍德里亚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因为其一直将经过莫斯——巴塔耶的透镜折射生成的某种幻象中的原始社会视为人类理想化的生存之境。他说:“在原始社会,既不存在生产方式,也不存在生产,同样没有辩证法和无意识。这些概念只能分析我们这个社会,只有这个社会被政治经济学所统治。”^[6]与此相对应,鲍德里亚理想中的劳动是这样,“在劳动中,人们赋予自身的东西,从来不会被看作是自然赋予、丢失或回报的。劳动仅仅是使自然‘屈服’。所以,身体的这种排泄直接是价值的投资,它投身于价值之中,相反,所有的象征都投身于游戏中,就像在礼物或排泄中一样。”^[7]这就是鲍德里亚所推崇的巴塔耶意义上的浪费式的耗费。在巴塔耶那里,人的本真存在情境中的耗费是一种无偿的、狂欢式的东西,它不是功用性的支出,而是来自于人的天性,并在交换中游戏和耗费,这种耗费正是象征性交换的基础。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鲍德里亚认为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和劳动概念都是非法的,都是其本真存在的一种异化。那么,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和劳动在鲍德里亚那里是如何存在的呢?鲍德里亚抽象出一个新范式,叫“劳作”。他是这样来阐述“劳作”和生产及劳动之间的区别,“工匠的劳作(根据语源学的‘造物主’概念)体现了劳作与劳动之间的根本差别。劳作像‘生产’一样,是一个破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劳作是象征的。通过这种对主体的剥夺,对处于交换韵律中主体和客体的遗失,劳作过程具有死亡、损耗和缺席的特征。”^[8]在这里,我认为鲍德里亚意义上的工匠的“劳作”更像是艺术家创作艺术作品的活动,没有功利性。他轻视普通劳动者所从事的有用的日常生产性

劳动,而崇尚所谓的“高贵的”不从事生产的活动。这种观点其实是一种伪浪漫主义,没有凡人所从事的有用的劳动,我们今天的基本物质生活设施和条件又从哪里来呢?

概言之,鲍德里亚的生产观体现了这样几个特征:一般意义上反对人类社会物质生产的基始性;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是基于“莫斯——巴塔耶草根浪漫主义”基础上的“向后看”,即用一个经过折射之后的历史上的“曾在”来否定现实资本主义的“实在”。

对鲍德里亚生产观的分析主要是根据《生产之镜》这一文本。以此为基础和参照,其另外两本著作《物体系》和《消费社会》所体现出的消费观也就不难理解了。先来看《物体系》一书。该书最后一个篇章的标题为“物品及消费的社会——意识形态体系”,开篇鲍德里亚就点明“现代物品的地位受到模范系列这一组对立的管辖。就某种角度而言,情况向来如此。社会上一群享有特权的少数,总是接连而来的各种风格的实验场,然后其中的解决之道、方法和窍门才再由地方上的工匠手里流传出去。”^[9]而且鲍德里亚认为模范系列的对立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18世纪时,一张“路易十五”风格的桌子和一张农家桌子之间,并无关系。因为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深渊,正如它们各自所属的社会阶级之间一样,不存在任何文化体系来整合它们。而在现今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社会等级差异不是那么明显了,但产品及对产品的消费被赋予了一种意义,成为了划分社会地位、凸显身份的一种重要区隔。那么,“路易十五”风格的桌子就成为一种“模范”,拥有它就成为贵族地位的象征,而模仿它的无数桌椅则成为系列。鲍德里亚认为,现代社会中“大部分阶层生活于系列性之中,而其形式与心理价值则指向社会少数人生活中的模范产品”。这样,在鲍德里亚眼中,现代人对产品的消费其实就是社会大众不断地对“模范”、“风格”的模仿和追逐过程,而且这是一个根本就无法达到的过程。因为“如果把模范当作一个系列可以追上的理想目标,那我们就上当了。我们所拥有的物品,只是把我们解放为拥有者,它们只是把我们抛向了去拥有其他物品的不明确自由,因此剩下唯一可能,只是在一个物品的梯级上前进,而这种晋升没有出路,因为它本身就是在供养模范无法接近的抽象性”^[10]。在《物体系》的结论部分“迈向‘消费的定义’”中,鲍德里亚首先指出“消费

的对象,并非物质性的物品和产品:他们只是需要和满足的对象”,“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功能的实质;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信息,由这时开始,构成了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纵活动。”^[11]由鲍德里亚对消费的界定,我们体察到消费的现实物质内容的丧失,完全成为一种对理念的消费。还是借用鲍德里亚本人的表述,“这样便可把消费定义为一种完全唯心的、系统性的作为,它大大溢出(人)与物品的关系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延展到历史、传播和文化的的所有层面。”^[12]《消费社会》一书可以看作是鲍德里亚消费逻辑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写实和深化。特别是在第三章“大众传媒、性与休闲”部分中,当今社会中的林林总总的消费异化现象被批判得淋漓尽致。

以上通过对鲍德里亚早期几个重要文本的解读,我们详解了其生产—消费伦理观的形成路径,据此,我们可以撮要归纳出其基本思想的几个核心内容:首先,它是以莫斯——巴塔耶的象征性生产和交换为理论基点和逻辑起点的一种对奠基于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其次,鲍德里亚批判的第一个概念是“生产”。与“生产”相关联的“需要”、“劳动”、“劳动力”、“使用价值”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学范畴鲍德里亚也都进行了批判,我们能比较清晰地厘定出其批判逻辑:全部物品乃至整个世界的有用性都只是资产阶级特有的存在方式的非历史普遍投射,也就是说,像“物质生产”、“使用价值”这样的范畴只是在资产阶级功利价值体系和市场的交换逻辑中所建构出来的特设规定,只是对资本主义体制是有效的,而不能将其泛化到全部历史中去。而且,鲍德里亚这里特别将批判的矛头指向马克思,认为正是马克思将“生产力”这个概念中性化了,将其视为社会存在和进步的基础,而没有意识到恰恰是这种“功用性”的即追求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生产体系生成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基础。鲍德里亚给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设计的蓝图和出路是返回到“本真状态”,在这个“本真状态”中,人的存在追求的是超越对物性占有的“不求获取”,物的存在是祛除功利性的“让物物着”。再次,鲍德里亚批判的第二个概念是“消费”。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从

“生产社会”进入到“消费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消费不仅构成了整个经济生活的主导性逻辑,而且成为当代世界的基本特征,成为人们不可抗拒的命运。“生产主人公的传奇现在已到处让位于消费主人公”^[13]。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里,“消费”的概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以往相对于生产这一能动过程而言,消费被理解为一个被动过程的话,那么今天,消费已成为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14]这样,鲍德里亚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活动理解为主动的符号操纵活动,将消费对象理解为关系,这种关系又通过符号及其意义系统反应出来,从而消费就成为了社会关系重构的过程。最后,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批判是有其内在逻辑关联的,有这样一段话颇能代表其批判性的理论逻辑体系,“产品的最终指涉及其使用价值,都彻底消失了。需要失去了它们的自律性,它们是被编码的。消费也不再具有享乐的价值,它们被置于生产这一绝对目的束缚中。”^[15]也就是说,鲍德里亚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功利性,追求的是类似于艺术创造似的“劳作”,批判现实消费活动被操纵、被符码化,是一种功利性的占有,而他追求的是一种“象征性的交换”和“非生产性耗费模式”。

三、对早期鲍德里亚生产—消费伦理观的评价和反思

“让·波德里亚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他早期对消费社会及其客体系统的研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围绕着消费商品的消费、展示以及使用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秩序中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他关于符号经济学的研究将符号学的视角与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融合在一起,从而为消费的权力以及这种权力在如何围绕着客体、需求以及消费来组织当代社会的过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见解。”^[16]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所言,二战以后当消费主义在西方发展并泛滥开去时,不少西方学者就指证了它的异化性质并提出了尖锐批判。像马尔库塞提出的“虚假的需求”、“强迫性的消费”等成为“资本主义控制的新形式”;弗洛姆认为,从消费方面来看,手工劳动者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是没有差别的,他们都是“被动的承受者,是被用以满足自己综合需要的物所束缚和弄得虚弱的消费者”^[17]。这些学者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了消费社会的

来临,也以各自的方式对业已出现的社会变化进行了描绘和批判,但在关于消费社会的种种理论中,鲍德里亚的理论应当说是更为系统、深入且更具影响力的。

正确而中肯地认识和评价早期鲍德里亚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鲍德里亚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分析诊断确实是极为深刻的,在纷繁复杂的多维社会变化中,他揭开种种时代症状,紧紧抓住了“消费社会”这一关键点和枢纽,为我们透视当代西方社会提供了清晰的视角,也为我们反观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社会消费领域的异化和畸形现象提供了折射镜。同时,鲍德里亚也把批判性的分析带到了物、意义、符号、媒介等领域,姑且不论这种批判逻辑正确与否,它确实拓宽了我们处于新的历史背景、新的社会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视野;也给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其次,以早期的鲍德里亚思想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总体上来说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背离甚至否定,但是,辩证地来看,这一立场并非一无是处,它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批判意识,对于我们今天开放地动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基于自己的时代特征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警示作用。

当然,在肯定其理论意义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指出其理论的缺陷,鲍德里亚批判理论的逻辑平台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某种意义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研究其思想的时候特别应该注意这样两点:

首先,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物质生产概念批判的荒谬性。我们知道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就是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谈到作为人类存在发生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的前提和需要就是生命体的基本需要(吃喝栖住),可是这些条件并不是生命体自身可以满足的,生命体必须和外部物质环境进行物质交换。而人和动物存在方式的区别就是生产。这就是全部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离开了这种物质生产,不仅鲍德里亚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存在和发展,就连他所推崇的原始部落的象征性交换的礼物和无用的耗费的东西也不可能从天而降。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鲍德里亚理论上的不严谨性。在当代中国,我们在从事社会主义实践中必须认识到物质生产的根基是不可怀疑的、更是不可动摇的。发展生产力这个提法并没有过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搞好生产,不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妄图开历史

“倒车”的想法理论上是错误的,若是付诸实践只会给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

其次,消费真的代替生产占据社会主导地位了吗?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用通俗及略带夸张的手法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物欲横流的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真实图景,并喟叹这是一个“消费世纪”、是一个“彻底异化的世纪”,“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致个体的幻象和冲动。”^[18]这里,鲍德里亚表面上是社会现象的写实,其实更深层次是意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础已经过时。他说,“当马克思开始分析资本时,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还是未成年现象。”^[19]这里的意思很明显,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生产的那个时代资本主义还处于未成年时期,所以马克思看不到也不可能看清后来的历史新质。所以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也就随之过时了,应该用新的批判理论来代替。诚然,马克思和鲍德里亚的确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工业生产迅速发展,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两极分化最尖锐的时段,所以马克思找到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路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并指出了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现实路径就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但是马克思始终没有脱离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来对资本主义进行观念革命。鲍德里亚身处的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生产力的极大发展,阶级矛盾的缓和而成为“单向度社会”(马尔库塞语),技术成为统治,意识形态要借助于大量而丰富的物品,人迷失于对物的追逐、占有和享受中。“堆积的物品”、“丰盛的社会”形成了“灾难的完美诱惑”,奢华的消费背后是人的精神的丧失。“必须承认,鲍德里亚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分析是极为深刻的,他透视了资本的逻辑在当下的主导性支配结构,即符号控制。可是,他的错误在于,将一个在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力量视为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基础,进而否定了社会存在的唯一真实的现实基础——物质生产。”^[20]坚持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地位从广义上来说,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从狭义上来说,才能正确处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阐述生产和消费的伦理关系体现这样一个特征“不是就生产论生产或者就消费论消费或者将两者对立起来,而是在生产与消费的内在关系中探索和

揭示了其中蕴含的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内在利益的相关性,进而使我们对生产——消费伦理本质的理解有了一个全新的视域。”^[21]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马克思也指出“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是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22]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成基础的批判是错误的,但是他也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新问题,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必须随着现实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的转变而不断深化。当下中国处于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国民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消费领域一系列新问题和新情况的出现。因此构建中国消费伦理,用正确的消费观去引导民众健康消费就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的重大课题。综观鲍德里亚的生产—消费伦理思想,他不仅割裂了生产和消费的互动关系,而且试图从根本上否定物质生产的主导性地位,这种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视角的社会批判,看似激进,但实质上只是带有“草根浪漫主义”色彩的观念革命,最终的出路只能是使社会回退到他所向往的原始社会中去。

注释

[1][2][20]张一兵:《文本的深度犁耕——后马克思思潮哲学文本解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页,第149页,第269页。

[3][法]巴塔耶:《色情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6页。

[4][5][6][7][8][15][19][法]鲍德里亚:《生产之镜》,〔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第1页,第31—32页,第44页,第84页,第114页,第107页。

[9][10][11][12][14][法]鲍德里亚:《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第176页,第223页,第226页,第224页。

[13][18][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第197页。

[16][美]格拉斯·凯尔纳:《波德里亚:一个批判性读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7]复旦大学哲学系:《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8页。

[21][22]陈爱华、沈明:《马克思生产—消费的伦理观——读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南京〕《东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责任编辑:平 啸〕